

渊沉而静 流深而远

——纪念中国解析数论先驱闵嗣鹤先生

(下)

张英伯 刘建亚

五、故土亲情

回归

闵嗣鹤在国外的日子是惬意的。他读书的牛津大学埃克斯特学院(Exeter College)成立于1314年,绿草茵茵的校园,精致优雅的教堂,古朴端庄的图书馆令人流连忘返。他每周一次前往牛津教授欣谢尔伍德(Cyril Norman Hinshelwood)家中讲授中文,而对方则训练他的英文口语,并以一部原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相赠。闵嗣鹤因而英文口语进步神速,令周围的

人们为之惊讶。才华横溢的欣谢尔伍德若干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通晓七国文字,喜欢用中文谈论红楼梦,甚至评价说:“贾母晚年对宝玉的管教似乎宽松了。”

闵嗣鹤在美国做研究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素有“学者的天堂”之称,优越宽松的学术环境,充裕自由的时间与空间,使各个领域中的一流科学家们在此云集。令闵嗣鹤深感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有一次与爱因斯坦在研究所的楼梯上相遇,出于对大师的仰



闵嗣鹤于1950年代

慕和胆怯，他未能上前问候，结果擦肩而过。就连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中国学者周培源，也只是有机会为大师拍过一张小照，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一起照相”。

在欧美学习三年，他专注于他挚爱的数学，游走于数学大师之间，收获颇丰。尽管英国和美国研究环境一流，生活待遇优越，闵嗣鹤还是婉言谢绝了梯其玛希和外尔的工作邀请，在接到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聘书之后，于1948年夏末秋初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归途。民国时期庚款赴欧美留学的年轻的中國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从事理工科，特别是与实业相关的工科研究，只有百分之二十学习文科。他们大多才华出众，在少年时代受到过儒家道德学问的熏陶，在青年时代得到过西方科学民主的启蒙。除晚期因政权更迭而滞留国外的一些学生之外，他们在学成之后几乎全部回归祖国。他们的回归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只是出于传统的孝道，出于对慈母和故土的牵挂，出于科学救国的真诚的愿望。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回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而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

1948年秋是北京正处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军对峙的阶段，清华大学所在的西郊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闵嗣鹤回国后在清华西院安顿下来，当年十月开始为二年级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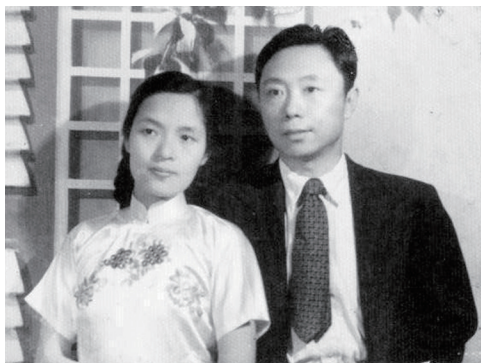
授必修课“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职称是副教授。清华西院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时有提及，国学家王国维、陈寅恪，物理学家周培源、吴有训，数学家郑桐荪、杨武之都在这里住过。

喜欢那个弹钢琴的

闵嗣鹤从刚刚成年起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始终无暇顾及自己的终生大事，以至三十多岁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才有了第一次感情波澜：在英国即将获得博士学位之际，他陷入了一场单相思的恋爱。来自江西南昌的熊式一是我国中英文化交流的先驱，曾因一本英文版《王宝钏》广受英伦各界赞誉，并被搬上了英国舞台，一时间观众如潮，熊先生因而一剧成名。闵嗣鹤以同乡之谊常去熊家拜访，熊先生希望闵嗣鹤搬到他家去住，为他的儿女补习中文，讲授《大学》和《中庸》。闵嗣鹤虽然没有去住，讲授儒家经典的任务却应承下来。熊家的女儿小他十岁，正在牛津大学读英国文学。闵嗣鹤为她授课一段时间，颇有好感，听一位熟人讲熊家女儿对他有意，便心旌摇动，给姑娘写了情书。不料姑娘对他虽有好感，却并无爱恋之心。初恋的失败使性格内向的他受到沉重的打击，精神消沉，无以自拔。他的房东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老妇人看他这样痛苦，就经常劝他去教堂走走。在悠扬平和的宗教乐曲声中，在牧师布道和教徒的祈祷声中，他的心慢慢平复下来。

早在西南联大期间，闵嗣鹤有一次感染伤寒，病重时神志不清，陷入休克状态，医院已经通知家人准备后事。但医生和护士仍然竭尽全力抢救他的生命，一位护士始终守在他的病床边祷告，为他传授福音，闵嗣鹤竟然死里逃生了。由于这两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基督教成为闵嗣鹤的信仰。信仰在后来的日子里带给他深重的灾难，也带给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归国之后，闵嗣鹤的婚姻大事提到日程上来。愿意通过媒人和他见面的姑娘不少，而他自己则在教堂的唱诗会上结识了一位娇小玲珑、会弹钢琴的女子，好感顿



1950年代，闵嗣鹤夫妇合影

生。这位来自山东济南的女子名叫朱敬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她的父亲做过小学教员、学监和校长，她虽算不上大家闺秀，但也称得上小家碧玉，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她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应山东广播

电台之邀演奏过一曲《少女的祈祷》，十七岁毕业即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深造。后来因为适应不了北京冬天的寒冷，在琴房练琴时冻伤了手脚不得不转到教育系。1949年前后的北京师范大学仍在和平门外最初的校址，闵嗣鹤在母校的数学系兼课。他在琴房窗外听过她练琴，她也在教室窗外看过他上课。他们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敬一都不知道闵嗣鹤是清华的教授。有一次朱敬一和同伴散步时偶然走到数学系的告示栏边，从课表上看到他的名字，经过追问，才得知他是来师大兼课的清华教授。1950年，两位有情人的婚礼在北京西四缸瓦市教堂举行，介绍人是同为基督教徒的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许勇三教授。从这个神圣的时刻起，身着西服领带的闵嗣鹤与一袭洁白婚纱的朱敬一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同行，不离不弃。

六、悲悯情怀

四个带“泉”的孩子

1952年夏天，中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动彻筋骨的院系大调整，开始了所谓全盘苏化的进程。作为中国数学前沿的清华大学数学系被一分为三，华罗庚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作为第一任所长带着他的研究生去那里工作；许宝騵、段学复、闵嗣鹤等大部分教授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因为工科还要上高等数学，极少数教授如赵仿熊留在了清华。

1952年的6、7月间，已升任正教授的闵嗣鹤携老母妻儿从清华西院搬到作为北大教工宿舍的成府路书铺胡同二号。成府村始成于元代，因明成王墓，清成亲王府建于此地而得名。它的北面是圆明园，东邻清华，西邻北大，南面是中观园。书铺胡同则得名于三百年前开办于清咸丰年间的李姓书铺。胡同全长不过百米，宽两米，直到六十年代还是高低不平的小土路。一条渠水从北大朗润园流出横穿小路，水上有一座小石桥。五、六十年代中，水流清浅，时见鱼虾，夏日蛙声一片。

书铺胡同二号小巧精致，用一道屏门隔成前后套院，进入屏门之后，北房和东西厢房窗前皆有游廊，环绕整个院落。院中有两棵大柳树，只要屏门一关，就是一



1950年代末，闵嗣鹤全家福